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卷之十四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駁官吏之政

一勸諭長貳和衷

周禮六官治教禮政軍刑各有攸掌敵參傅伍陳殷置輔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此成周之政所以無不舉也宋紀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之過廳後故事相沿不過茶湯相揖而退知縣既不謀之佐官

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朱子爲郡一遵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投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其與星子諸縣書云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旨哉言乎

一約束縱役侵擾

胥吏者官長之爪牙也不職之員多縱侵擾民受其害而不能上達卽有一二能上達者本官旣袒護胥吏上司復徇庇屬員而民無所控訴矣卽以浙東而論保正副最爲重役官

復略不加恤。一縣之內。有令有簿有丞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如脩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買爲名。不曾支給分文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錢米。陪備供輸。如遇縣官下鄉。公吏等亦用轎乘。無不取辦保正。椎剝肌膚。又以南康而論。類以和雇爲名。科差夫力以供諸役。出入公幹。皆令保正闕喚人夫荷轎擔擎。陪貼錢物。他如交納倉庫錢米。經日不得朱鈔。即或朱鈔到手。而本縣重疊追擾。又如科買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諸害。不可勝數。朱子一一爲之約束無少

寬貸。行狀載朱子提舉浙東時。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可想見一時之風槪矣

一 討治不偷催科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古之所謂循吏也。後世之吏。專以催科爲能。而上之所以考察之者。亦惟此可以報最。於是苛刻武健之治興焉。朱子提舉浙東時。承尙書省劄子。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劄下所司。將督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嚴行督責起發。朱子以狀論之云。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

寛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註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恐有傷治體某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在南康荅吕伯恭書云爲縣者豈不欲了辦財賦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後之考察屬吏專以催科爲能者其亦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乎

一考察不受私謁

昔伊川先生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穎昌西湖有一官員上書請謁乃是求知已伊川曰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

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如此持國便服朱子浙東客次榜云某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名不敢不悉心詢究凡我同寮究心職事律已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啟自陳脚色挾恃勢援宛轉求請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程子之律人與朱子之自律均足爲正已率屬者法

一薦舉以顯賢能

賢能之吏民倚以爲命者也醇正廉潔豈弟君子旦實有猷

有爲利足及物。曰能之二人者。盡心於民。無求於上。或悃愊無華。奔走不能取悅。或狷介有守。苞苴恥於自媒。其幸爲者不獲乎上。久而引去。其不幸者。或有意外之虞。而世之登薦剡列舉牘者。固別有人在。宜乎吏治之日汙也。朱子舉能吏縣翁德廣狀曰。德廣天資剛直。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庶幾古之循吏。又推原德廣平日孝友稱於宗族。行誼信於鄉閭。以爲勤事愛民之本。豈世俗之所謂賢能者哉。又同監司薦權知邵州潘燾之庭訟日簡。郡圄空虛。（曾與周益公薦之見本狀）權知全州韓邈之民情利病。纖悉洞究。權通判邵

州蔡咸之措置有方民被實惠提刑司幹辦公事方詮之畧貧宏裕識趣高明他如薦潘時舉以自代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同本州守錢佃措辦賑濟熟知衢州知錄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詢可謂大公無私一時賢能之吏莫不登諸薦牘矣

一參劾不避權要

不職之吏小則廢弛大則貪酷夫廢弛之罪雖輕民受其害者已不少況大而至於貪酷乎古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眞名言也。然其人或根據權要。或交結臺諫。其聲勢愈大。則氣燄愈毒。而民之受其害者。幾於無所控訴矣。如臨漳之縣官從事郎黃岌。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紹興府都監賈祐之。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知江山縣王職中。朱子俱以不職前後奏請罷逐。衢州守李嶧。專務掩飾。以親戚方在政路。雖轉運司莫如之何。朱子則悉得其詳劾罷之。而其尤甚者。莫如前知台州唐仲友。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涉台州境。民訴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

益衆因盡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諸欵章三上王惟匿不以聞朱子論益力始罷仲友台州新任時已久旱甫遂大霔是歲穀重熟

經武之政

一條陳軍政

養兵至宋世其弊極矣孝宗之時將帥類皆行賄於近習以圖進用而弊更不可言朱子庚子應詔上封事論節軍貲之法曰選將帥覈兵籍論實軍儲之法曰開廣屯田論益邊備之法曰練習民兵反覆數百言皆籌畫經久之計壬申奏事

延和殿及上封事。則專論將帥之通近習大旨以為日者諸將之求進。必先掊剋士卒以直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則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不知兵謀。固無望其宜聚軍實而豐儲蓄矣。至屯田尤所不願。於是漕運煩費。無以供州兵之食。而民以益困。忠言讜論。惜孝宗之不能盡用也。

一練習武藝。

兵之於藝。猶士之於學。愈習則愈熟。不習則不精。在上之人有以董率之耳。純熙二十三年。朱子至同安。二十五年。縣有

盜與監鹽稅胥沆分備西北隅士皆感奮爲用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圃屬其徒日射其間而朱子爲之記又葉賀孫錄云某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只管挽射及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會射及上等者亦多矣

一諭降洞猺

兵有必用者亦有不必用者必用之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我戰則克也不必用者感之以德化示之以威信務有

以服其心而已矣朱子甲寅至潭州會猺人蒲來矢作亂朱子遣軍校田昇諭降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十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是役也兵未血刃而洞猺歸化矣

一移置勁旅

兵家貴形勢據要害旅雖勁置之不得其所猶不勁也如朱子知南康軍時朝廷議於都昌創寨朱子特上劄子以爲都昌並非要害之地有尉司弓級七十五人足以捍衛不必增立營寨至於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乃辛棄疾剏置爲本

州勁旅後逸隸襄陽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實爲不便請仍隸湖南安撫司詔從之一不必創置一必移置俱審形勢相要害所謂因地以制宜也

一約束保甲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然旣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而害亦不可勝言朱子申禁保甲擅關集劄子云目今現行條法但有團結教習之名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敎閱爲名聚衆弄兵陵弱

暴寡托於保甲之名欲望特賜敷奏明降指揮有敢恐脅官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敢敗壞良法矣

一劾罷庸將

庸將與庸吏皆足以病兵而害民不可不急加陶汰也朱子安撫潭州時値洞猺蕭來大作亂又郴州被湖北猺賊侵犯朱子訓練教閱皆成勁旅有本州具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又本州管下有産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傜峒全賴官軍聲

勢彈壓陸景任向來差遣止是監當場務未嘗嫺習軍旅又兼之精力旣衰實係尸位養痾不勝兵將之責奏劾罷之軍政為之一肅

救荒之政

純熙庚子南康軍旱災朱子大修荒政年譜紀其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辛丑淛東大旱較南康尤甚孝宗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朱子自十二月視事西興至明年九月歸所活至不可勝計浙東戶歎朱子之德孝宗亦以煞

究心稱之。自古救荒之治。未有過於朱子者也。蓋於悳閭閻之政外。別出紀之。庶幾吾黨之痌瘝民瘼者有所取法焉。

一脩德政

德政爲感召和氣之原。一切救荒皆其後也。(文集)上脩德政。以弭天變狀其略曰。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省自攺。

一精祈禱

荒禮禱祠。載於周官。詠於宣雅。古之制也。然必至誠感神。而後神始鑒之。世俗有司。奉行故事。直謂之未嘗祈禱可耳。(年

譜是夏南康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蔬食逾月文集祈雨謁北山文。廣祐廟祈雨文。豐利侯祈雨文。祈雨文。祈晴文

一勸止流移

災荒之始民不耐目前之苦遽爾流移俗謂之逃荒道途之藉苦風雨之暴露氣候之涼熱口體之寒餓疾疫之傳染往往未及歸來而死亡已大半矣世鮮富鄭公安得輕去時里爲民上者極力振濟尤宜勸諭於始勿使流移廢將來得寔實惠云文集勸諭救荒榜一條勸諭不可容易流移。勸諭

逃移民戶

一先籌糴米

救荒非米不可。初荒之時。米未甚貴。多方糴之。則費省而活民多矣。〔語類〕滕璘錄。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軍。卻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振濟。早時糴得。卻糴賤。〔文集〕與諸司論賑濟劄子。一安撫司振濟米。合於冬初差船搬運。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合從兩司多印文榜。委官收糴。一搬運米須得十餘萬石。合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或募士豪。令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一招募米商并免貨稅

荒年之米莫要於通商。米日多則價日減。然招商之法。非優免征稅則商人猶有所畏而不前也。【行狀】朱子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東。客州之米已輻輳。【文集】奏救災事宜畫一狀云。歲既不登。全賴商賈阜通之利。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欲望特降睿旨。所帶貨物。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一勸諭獻助優給賞典

獻助賜爵。自漢成帝始。亦權宜之一法也。朱子除浙東提舉。

以南康納粟賞典未行不受職名及堂帖報賞典已行乃受

其不肯失信於民如此（文集）乞推賞獻助人狀○奏勸諭到

賑濟人戶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去年獻助賞格比乾

道七年歲減米數之半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乞於一路施

行○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獻助推賞乞刪去指揮內數

語○減半賞格榜

一富戶借貸貧民及主戶借佃戶稻種俱官為追償

荒年獻助輸之於官優以賞典不責其償也惟大有力者能

之至於鄉里借貸主戶存恤許其出息追償多方推廣厥幾

野無餓殍云。〔文集〕勸諭救荒一條。上戶接濟貧戶。措借出放。許自依鄉例。將來塡還不足。官司當爲根究。○約束糴米及刦掠榜一條。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主戶自當優恤。○乞給借稻種狀

一奏請公帑振民

荒政首曰散利。鄭氏以貸種食釋之。貸種食亦散利之一端。其實不盡是也。司救凡四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後世則謂之振。俗作賑 說文振舉救也。謂舉金帛穀粟而救之也。責其償者曰振貸。不責其償者曰振

濟為法不同務期實惠及民而已宋孝宗最愛民又得朱子至誠惻怛為民請命故所施為獨厚云【文集】乞撥錢米充軍糧振濟狀（內有放免租稅）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內有乞倚閣夏稅）乞截留米綱充軍糧振濟狀。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乞撥兩年苗稅劄子（以上南康）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狀（內有推賞獻助）奏巡歷合奏聞事件狀一條乞再借官會三十萬貫痛減度牒之價。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乞給度牒官會再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只賣五百貫。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

乞撥給湊作二百萬貫。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再奏乞給降錢物（內有減放住催水利等狀）。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一條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卽時分撥應副諸州。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以上浙東）

一奏請蠲停賦稅

荒政二日薄征高氏愈曰散利發已藏之公務薄征減未輸之民租宋制諸州歲歉凡賦租未入及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需豐年皆周禮薄征之意讀朱子請蠲停賦稅各款何其籌之備也（文集）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內有

借兌上供官錢糴米○申南康旱傷狀一條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以上南康○乞給降官會等事狀一條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救荒畫一事件狀一條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乞將合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乞將嵊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乞

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乞台州免納丁絹狀。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以上浙東

一親巡歷災區及差賢員檢視附督察羅屏用人

荒政莫難於審戶非親巡歷災區及差賢員檢視則畏事之吏以多報少強橫之民以少為多皆勢之所必至者行狀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分晝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文集約束檢

旱今歲適逢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官一人只帶廳子一名吏貼一名當直八名計月給錢米各自賫帶不許分委縣擾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奏救荒畫一事狀一條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才能忠信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浙東年譜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轉振濟南康

一申請禁止遏糴

告糴歸粟。春秋美之。遏糴之禁。癸卯申之。俗吏不知大體。私於已境而薄於鄰境。烏知局官通財之義哉。文集乞行遣欄米官吏劄子。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乞禁遏糴

一 分場濟糶米不日給

濟糶之法。場少人多。則飢餓未死之民。反以擠擠而死。且為升合之米。逐月領取。反失常業。均非策之善也。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分為三十五場。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

五合皆一頓與之。

一嚴禁劫奪

荒政終於除盜賊。盜賊倚荒劫奪。無以戢之則亂成矣。辛棄疾帥湖南。揭振濟榜。首曰劫禾者斬。司馬溫公論劫奪不治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實多。旨深哉。（文集）約束糴米及劫掠榜。○勸諭救荒一條。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至奪錢米。宂當追捉根勘。

一興工代振 附興脩水利

國家有必當振濟之飢民。又有必當興脩之工役。寓工於振

古有成法朱子最拳拳於水利故數奏不外是云。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乞催修石隄劄子。奏巡歷台州奉行事件狀一條支撥降到錢文興修黃巖水利。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條所請百七十萬貫於內量撥廿三興修諸州水利。再乞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一荒後籌養元氣

民大荒之後與大病之後無異休養調護元氣庶幾可復者責以新賦又復帶納其舊逋民何以堪。文集徽納南康任滿合奏禀事件狀。

及門婺源程益恒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五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攷

黃勉齋朱子行狀凡召用下俱不著薦者姓名宋史本傳則載之然亦未備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召赴行在本傳但云用輔臣薦而不言輔臣之爲何人年譜則云用執政陳俊卿薦按是時俊卿纔爲殿中侍御史去輔臣尚遠惟李心傳微之道命録作陳康伯薦不悞康伯自二十七年參知政事至隆興元年十二月罷相至

陳正獻公俊卿三薦朱子見朱子所作行狀中俊卿本傳亦

云尤敬朱其。屢嘗論薦。而年譜所載二薦。首一薦。實非俊卿。本傳亦載二薦。而三不具。茲攷之列於左。用明正獻公以人事君之義焉。

宋史朱子本傳乾道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乾道三年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炘按此正獻公第一次薦朱子也。俊卿珙傳不言者。以已載於朱子之傳故也。

本傳純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其甚力。按此條宋史誤列應詔上疏下。

陳正獻公行狀純熙五年五月改判建康府詔赴闕奏事因語及人材問公識其人否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爲沈思久之。又云公好賢之心實繇於內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如某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請尤切。

炘按赴建康時所薦對語尤切者即所謂猛虎在山云云也。

王白田云嫌於自贊而隱之故稱其人是也此正獻公第二次薦朱子也

年譜淳熙八年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鹽場

朱子與陳師中正獻公之子書云某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歸見劉平甫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跼蹐不知所言

炘按此正獻公第三次薦朱子也朱子當日之出處關吾道之盛衰排之擠之者固多而薦之者亦復不少然至於再至於三懃懃懇懇歷久而不倦非好賢之篤其何能若是哉又

攷朱子知南康軍時正獻公爲江南東路安撫使朱子一切救荒諸政如搬運他州米穀振糶求免漕司催發舊欠求免赦恩所放官物求於上供數內分豁去年所放旱米乞撥給錢米脩造石寨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約束上流遏糴等事皆有劄子達正獻公其後行之無所窒礙者皆正獻公之力居多也

記汪文定公奏狀

汪文定公應辰集中有除敷文閣待制舉朱某自代狀其詞曰準令諸侍從官受詔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

功耶監潭州南嶽廟朱其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炘按此事不見於年譜行狀竊謹識之以見文定好賢之誠舉士之美焉○狀中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其形容朱子尚未的確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宋南渡乾淳之間人材極盛而浙閩為最宏通博雅之士指不勝屈其有著書滿家洽聞稱見一為劾朱子之林黃中栗一為朱子所劾之唐說齋仲友二人者固皆自命不凡者也黃中不

信邵子之易猶可言也至謂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卦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故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生之之義寓於包之之中穿鑿甚矣黄中不信西銘猶可言也至以乾父坤母非易之本義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舍氣言體舍志言性非孟子之本義父母可降爲宗子宗子可升爲父母爲易位亂倫名教之大賊則於西銘之文義尚未十分領會何論其他黄中有周易集解三十六卷崑山徐尚書刻通志堂經解已梓而復毀其板則是非之心猶存

於六百載以後矣。唐說齋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四十卷。今皆不存。僅存數條於王伯厚困學紀聞中而已。黃中立朝。頗著風節。其子行知。亦有文名。故其書尚流傳於世。說齋蠱蠹不飭。而其子復不肖。一時諸老。無復齒及之者。故其著述皆不傳。黃中以講論不合之故。至以道學之僞糾朱子。說齋被台州士民遮控。列之彈章。遂聯絡陳賈鄭丙。以僞學詆朱子。致啟慶元黨人之禍。士類爲之一空。其皐皆有不勝誅者。嗟乎。讀書稽古。本欲親師取友。以成其德。行道濟民。以達其學。今黃中之妒賢嫉能。說齋之貪贓病民。如此。則反不如不讀書者之猶

有所顧忌也。雖簽書滿家。何益哉。

記葉正則論林栗封事

葉正則論林栗封事。頗獲一時盛名。今按封事中有云朱某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既以常人之賢者擬朱子。而又云逐去一某。固未甚害。則直視大賢之進退爲無足重輕矣。語錄又載陳君舉有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之語。亦嘉學術不能辨別賢否如此。

記慶元三年僞學逆黨籍

朱子提舉浙東常平鹽茶時。因劾唐仲友得罪於宰相王淮。於

是陳賈鄭丙先後攻道學林栗因之顯斥朱子而道學之目遂爲世所指名矣後劉德脩奏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及韓侂胄專政召何澹爲御史攻道學爲專門之學葢祖紹興時狂勃何若曹鈞之故智也後又以專門之學不足肆其誣詆於是劉德秀論留正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胡紘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慶元初年奸媚之徒無人不痛詆僞學始猶不敢誦言姓名至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而朱子落職矣劉三傑又以僞學僞黨獲罪尚輕對言前日僞黨變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沇遂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著籍

者宰執四人右丞相趙汝愚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留正潭州帥王藺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煥章閣待制朱某知臨安府徐誼吏部侍郎彭龜年中書舍人陳傅良戶部侍郎薛叔似兵部侍郎章穎刑部侍郎鄭湜吏部尚書樓鑰吏部侍郎林大中禮部尚書黃由兵部侍郎黃黼禮部侍郎何異吏部侍郎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起居郎劉光祖太府寺丞呂祖儉太府卿葉適秘書郎楊方校書郎項安世校書郎李埴起居郎沈有開知潁州曾三聘軍器監簿游仲鴻監察御史吳獵祭酒李祥國子博士楊簡監左藏庫趙汝讜淮西撫幹趙汝

祕校書郎陳峴、著作郎范仲黼、司業汪逵、國子博士孫元卿、大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宗正丞田澹、右正言黃度、太府卿張體仁、福建提舉蔡幼學、浙西提舉黃灝、池州教授周南、嘉興教授吳柔勝、江東提刑王厚之、知湖州孟浩、知揚州趙鞏、成都通判白炎震、武臣三人、池州都統皇甫斌、知金州范仲任、江西兵馬鈐轄張致遠、士人八人、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仲（宋史作傳）、徐範、處士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有九人。（見宋李氏心傳道命錄）攷宋史有傳者三十五人，餘二十四人，軼事往往見於他傳，皆一時之賢人君子也。迨乎黨禁既弛，諸賢存者稍稍起用，惟

葉仲則於侂胄用兵之初不能力阻辟象先婉晦節未免不滿人意其他如黃文叔之知建康活饑民百萬口周南仲之召試館職力詆權要林和叔之請誅侂胄及推吳呂祖儉彭龜年之忠直皆卓然可與日月爭光也

書宋史倪思傳後

倪文節公立朝梗概見於宋史者甚偉惟朱子年譜載省聞知貢舉葉翥倪偲（道命錄作思與本傳同宋史選舉志亦作偲）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云云，似文節與葉翥劉德秀皆韓侂胄之黨。攷侂胄傳云，吏部尚書葉翥邀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是文節明明與翥相反，非翥類也。據文節本傳，光宗末出知紹興府，茂陵即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之，出知太平州。茂陵本紀，慶元二年夏五月辛卯，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宋制，進士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夏御試，賜及第出身。是葉翥知貢舉，文節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宋制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係二年之春。侂胄傳敘葉翥邀文節論偽學，在趙汝愚暴

襲之下。汝愚正月庚子卒於永州則即二年春同知貢舉之時非有二也。文節不從而兒官。即本傳姚愈劾之。出補太平州也。葉翥擢執政即慶元二年夏四月。以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也。劾文節之姚愈即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者也。文節如果與葉翥劉德秀同論僞學。即與姚愈同爲侂胄之黨。何至姚愈猶劾文節。又何至葉翥擢執政。劉德秀遷諫議大夫。而文節反出知太平州乎。後侂胄用兵之時。復起文節。而文節始終不爲侂胄所屈。其立朝梗槪可知矣。然則省闈之論僞學。乃葉翥劉德秀爲之。文節實不與焉。徒以同知貢舉。遂牽連而蒙斯玷耳。幸本傳及

侂冑傳猶可攷見故反覆核辨之如此嗚呼朱子年譜多後人附益不盡李果齋原本而精博如李秀巖其作道命錄亦平列三人而無所區別何俔文節之不幸也

胡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自古彎射羿之弓者何代無之而程門之邢恕朱門之胡紘尤為世所指名按邢恕始學於伊川後自磁州見明道復從之遊明道之殁恕所敘說伊川取而次之於行狀之後其為程門之弟子何疑若胡紘者宋史但稱其未達時嘗謁朱某於建安某待學者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

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未嘗明言其爲弟子夫以隻雞尊酒相責是紘固明明以客禮自居矣即云紘先有執業之志然亦既亡去則與畔將逃卒無異早已剔籍於建安之門安得尚謂之弟子哉乃考亭淵源錄引宋史本傳於嘗謁朱某下增受學門下四字殊失其實彼傳伯壽者以故家子嘗執弟子禮見於行狀又非胡紘比也

及門婺源胡紹實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六

當塗夏炘心伯著

朱子廬墓寒泉攷

乾道庚寅正月、朱子葬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幷招蔡季通課之、後旣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茲攷其約略著於篇、

年譜庚寅春正月、葬祝孺人於寒泉塢、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

王氏懋竑攷異云年譜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朋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

炘按年譜此條必李果齋原本後人斷不能憑空增益朱子本不居廬墓之名寒泉亦本無精舍之目但築室墓旁既便朝夕攀號亦可溫習舊業古人居喪無不讀書且亦不僅喪

禮祭禮況旣虞卒哭乎孔子葬防孟子葬曾反齊皆有門人問荅之事是亦未嘗盡遣生徒寒泉去建陽二十里平時則守墓講習朔望則歸奠几筵正朱子因時斟酌居喪盡禮之實王白田不信年譜一筆鉤刪又以荅伯崇書爲庚寅辨見下末復引溫公書儀禮記開元禮諸書若深不滿意於朱子之居喪者噫嘻奇矣

庚寅程允夫與朱子書云聞近已襄大事遂廬墓側凡兒所行皆古人事不可及也朱程荅問

炘按此朱子廬墓之的證可知年譜之非妄語朱子至德純

孝廬墓一節不足以重朱子故勉齋行狀不載而果齋年譜載之者紀其實也

庚寅與林擇之書云某憂苦如昨至節謂冬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悤悤度日且復支持耳據之來此指寒泉相聚極有益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來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

炘按張南軒庚寅自嚴州入朝辛卯五月去國此敘魏元履子九月來書求去不獲云云則是書爲庚寅之十一月朱子已逾小祥矣

辛卯荅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李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論又云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稍伸己志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未便又末一條云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

炘按此辛卯書也范伯崇爲廬陵屬邑主簿在朱子丁母艱以後己丑庚寅之間荅伯崇書云須送行語哀苦中不能爲文其奏取以代錄事名其堂曰盡心朱子爲之作記在癸巳二月此荅書時尚爲主簿則癸巳以前也張欽夫庚寅召還未及期歲召對六七

次辛卯夏五月以論張說與時相虞允文不合出知袁州去國此云欽夫得行所學又云得正月書得行所學指召還爲講官所得正月之書則爲辛卯無疑也

又按合上二書攷之則朱子之攜二子招季通及有一二朋友講習寒泉皆小祥以後事也（庚寅九月小祥）

與蔡季通書云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足望臨顧也（續集）

炘按此招季通書也此只八九間疑朱子墓側之屋下寒泉十一二間疑寒泉之下别有十一二間可以居季通及來學者足望臨顧專指下寒泉而言未知是否

又與蔡季通書云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某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又云錢物已令擕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爲糴也

炘按上三首年月不可攷朱子招季通課其二子此其證也書末所云后山即壙記後山天湖之陽寒泉塢之所在也

又按以上諸書皆稱寒泉並無精舍之名

辛卯與林擇之書云某哀苦之悰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奇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

以後，季通大病，無甚倫理，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如此，可歎可歎，

炘按南軒去國及秋來增劇云云，則此書爲辛卯之秋，朱子已大祥矣，是年冬，朱子釋服，以後遂常爲講習之所，

近思錄序云，純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

炘按精舍之名始於此，以前但說寒泉，不名精舍也，

記朱子屢請祠祿

宋世祠祿之制，最爲忠厚，雖創自王荆公，不得因其人而議之

也。語類云。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臣帶之。眞箇是主管某宮某觀御容之屬。炘按宋自景德四年安奉太祖御容奉天禪院。其後皇祐間。安奉太祖御容於滁州。太宗御容於并州。眞宗御容於澶州。凡中外宮觀寺廟。皆安奉御容。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鹽茶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炘按朱子在浙東。有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在長沙。劾將官陸景任。乞與宮

觀差遣所謂後來漸輕今則又輕是也朱子幼孤韋齋㱕時無寸椽尺土之庇依建安劉氏以居二十四歲始簿同安浮沈末秩者數載歸即杜門食貧不仕者二十年每朝廷授官進秩稍不以道便辭謝退避其所以養親讀書者惟恃朝廷之祠祿耳此區區祠祿在廊廟有養賢之恩在朱子無傷廉之取而晤學之士反從而議之孟子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朱子之與孟子其揆一也

跋朱程荅問

朱子雖居建安然遷自新安甫再世耳讀名堂室一記其眷念

故鄉之意懃懇諄切溢於楮墨之外程允夫先生者朱子之內弟也與朱子往來書札後人輯之至四十餘首之多大抵以伊洛之學相勸勉而深以縱橫馳騖之士爲戒虞道園會跋家問一帖所謂片言隻詞皆足觀感是也炘按朱子於故鄉後進屬望眞摯豈僅允夫一人哉觀其與汪伯虞汪太初滕德粹汪叔耕祝直清程傳之汪會之汪次山諸書無不以切己之學勸勉告誡札中敘及鄉井有云先世流落閩中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荅汪太初有云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纔得一歸今又二十餘年所論爲學之意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荅滕德粹有云某於足下

爲同郡人彼此未得一面，程若傅之有云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功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汪若會之情詞懇怛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今朱子之祀享遍海內，而精神陟降尤當戀戀於紫陽星渚之間學者幸生文公闕里，則桑梓先賢尤宜效法宜何如講明切究厲德脩行以無愧東南鄒魯之稱乎，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攷

朱子自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爲紹興庚午，朱子二十一歲一爲純熙丙申，四十七歲見於年譜及諸葛泰所撰紫陽書院記甚詳乃明汪

六符著新安學會錄。載慶元二年。朱子六十七歲九月。大會於郡城山房。主教晦庵朱夫子。鄉先生受學者幾三十八人。學行最著者十有八人。婺源李明齋季札。滕溪齋璘。蒙齋珙。德玉程允夫洵。及從子琴林樸。汪湛仲清卿。季英端雄。歙則祝和甫穆。並弟癸。吳友堂昶。程士華實之。休邑則程東隱先。及子格齋永奇。汪方壺莘。汪太和楚材。許衡父文蔚。祁門則謝公玉璡。末又載朱子答問凡十四條。自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未之有考也。汪星溪佑既以學會錄為裝點成篇。見天啟辛酉會試籍跋。詳具施氏璜所脩紫陽書院志。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首敘丙辰會講之事。不亦惑乎。施誠齋璜知十四條為長知之學而僞。刪去不載。而又敘此事於會講卷端。且於年譜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

講郡城一條。又於趙師雍傳中敘入朱子以慶元二年歸省墓。主教郡城山房。公從至郡云云。是二公固皆以郡城會講之事爲不謬也。江昚脩永證以新建程氏譜。不載實之會講之事。固不足爲據。即謂允夫官廬陵在沈繼祖十二月攻擊僞學之先。攷之亦未能詳盡也。按大全集載朱子慶元二年九月丁丑跋東陽郭德輔行狀云。東陽郭君將葬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請銘。又慶元二年十月丙午跋許侍郎詩卷云。侍郎許公之孫建陽丞公示某以公手書詩卷。是此年九月十月。朱子皆在建陽。何緣有新安會講之事。其證一也。又慶元二年

十一月乙巳朱子祭程允夫文云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不聞有所疾痛及二十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以此月八日不幸下世是允夫卒於十一月初八日其九月六日猶作書寄朱子何得有相從會講之事其證二也方虛谷回撰程東隱先生墓表云朱子掃墓歸婺源先生擔簦見之年已七十餘不能追隨入閩遣其次子永奇侍歸建安葉秀發程格齋先生墓誌云文公省墓婺源君之父東隱先生挈君往謁因令君侍歸建安踰年而返東隱先生晚得痺病君孝養備至

按純熙丙申朱子再至婺源至慶元丙辰二十一年矣斯時東

隱已九十餘歲其存歿不可知。俟得東隱行狀再考卽幸而猶存。以九十餘歲兼患痺病之老翁。猶挈其子來郡會講此於情事實難憑信。其證三也。以此三證求之。而學會錄之不足信明矣。

韋齋墓未嘗再遷攷

世傳朱子再遷父墓。細攷之實未然也。文集中載遷墓誌云。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某。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峰下。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又祝孺人壙誌云。乾道五年九月戊子卒。明年正月癸酉葬於建陽縣後山東北距

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遷墓卜六年之七月祝孺人之葬尚在正月記中白水之兆仍是預言之也又慶元五年十二月作行狀云公卒之明年某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五夫里而碩人別葬於建陽縣崇泰里然公所葬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月日奉而遷於上梅里寂歷山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此豈其讖耶周益公神道碑與之同據此則韋齋之墓實由五夫里遷寂歷山未嘗自鵝子峰遷寂歷山也又告考妣文云某孤露埀六十年不能考次先君行實以表於墓雖實有待而羿無可逃逮今晚暮衰病侵

加改卜之謀始有定議乃撰成行狀一通將以請銘於故相退傅益國周公云云是作行狀後告考妣之文云逮今晚暮改卜之謀始有定議則前此實未改卜可知矣又遷居告家廟文云某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承遺命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云云按紹熙三年朱子年六十三歲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自韋齋歿後依劉少傅兄弟居五夫里葬亦在五夫里故云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也自乾道六年至紹熙三年凡二十三年既云卜葬卜居亦既累歲又

云時移事改存沒未安則中間無白水之遷可知蓋五夫之葬乃韋齋遺命後因地勢卑濕是以別葬祝孺人而不敢合墓白水之卜雖撰有遷墓記實欲遷而未遷後因寂歷山之兆有符詩句遂定而改葬今其墓猶巍然存焉者是也朱子卒後片紙隻字門人不敢失墜遷墓記偶未削稿是以亦得存於文集致啟後人之疑幸有行狀告考妣文及遷居告廟文可證得以論其迹焉嗚呼朱子自幼失怙孺慕終身稟學於籍溪諸君考道於延平遺老書佩韋於門帖卜考亭而遷居無非仰成先志始也葬於五夫本韋齋之所欲及因卑濕而欲改兆存之終身慎

而又愼白水之卜。依然中止。至寂歷之遷。仍取決於厥考之遺詩。而朱子年已七十矣。其孝思之肫摯如此。後人每以屢遷父墓。妄肆疑詆。烏知朱子之心哉。

又按遷墓記云。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後因不果遷。遂不匃人作文。及慶元五年定遷寂歷。始求周益公作神道碑。亦其一證。

跋茶院朱氏世譜序

此序不見於文集。然朱氏世世藏之。序畧云。某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相傳望出吳郡。秋

祭奉用魚鼈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置茶院府君又引舊譜云奉使公聘遊集目云按奉使公名弁韋齋先生之從叔父系出金陵蓋唐孝友先生之後考之唐書孝友先生諱仁軌自爲丹陽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友世被旌賞一門方閎相望而非吳郡之族奉使公作先吏部詩又云迢迢建鄴水高臺下鳳凰鼻祖有坟墓於今草樹荒不知其何所指也炘按朱子著書多自署新安以示不忘本之意然紹興丙子家藏石刻序慶元乙卯跋李參仲行狀則皆自署吳郡朱某純熙乙巳跋范文正公送實君詩自署同郡朱某所謂

相傳望出吳郡也純熙辛丑跋鄭景元簡紹熙庚戌跋蔡端明獻壽儀跋會文昭公與朱給事帖紹熙辛亥跋葉氏慕堂記俱自署丹陽朱某所謂孝友先生自爲丹陽朱氏也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學者但知朱子自稱新安而不知閒有稱丹陽吳郡者因讀茶院朱譜序而識之

跋虞集復田記

復田記畧曰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貧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外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殁張公以書謝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

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按張公敎授於劍是亦貧士豈能代贖百畝之產想其時適有餘羸可贖此產計十年之入足當其直而後歸田則已旣不失其直而韋齋先人之產亦還其委曲求全古人交誼之篤如此王白田則云此事於文集語錄皆無所攷不知虞何所據竊謂朱子之事不見於文集語錄者亦多矣虞在元末去朱子之世已百有餘年豈能鑿空撰出余嘗詢之福堂博士此田現存大祠中其確有憑據如此又張先生所居縣之游汀子姓甚繁世有奉祀生由學中詳請承襲蓋先賢之澤長矣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說

朱獻靖公韋齋先生作尉政和。奉其父承事君至閩。宣和七年。承事君卒。遂葬於政和。而不復歸婺源。年譜注以爲因方臘亂睦不能歸。固已失之。方臘之亂。宣和三年已平。辨見府志、朱子世家注。遷墓記以爲貧不能歸。自是當日實事。然以炘妄測韋齋之意。仍不盡在於是。而別有深微之見存乎其間。朱子雖微知之。而韋齋未嘗明言。則亦未便遽以是見諸行狀也。蓋北宋之末。伊洛二程子之學。南行於東南。然宣歙閒絕無傳者。惟將樂楊文靖公龜山親得伊洛傳授。載道而南。一傳而爲劍浦羅文質公豫章。再傳而爲

李先生延平。韋齋以豫章爲師。以延平爲友。又得浦城蕭公子莊而與之遊。至於籍溪胡公。艸堂屏山兩劉公。皆學有淵源。籍溪艸堂皆傳河南之學。屏山與二公講學。見朱子屏山墓表。相與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承事君之卒。韋齋年未三十。銳意欲得道統之傳。故留閩不歸。浮沈卑秩。以便師友之親炙。觀其撰承事君行狀云。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耳。獨見其子從賢師友遊。則喜見顏色。所謂賢師友者。意即指豫章延平子莊諸先生言也。韋齋仰承承事君之志。以克終所學。庶幾曾子之養志歟。其時朱子猶未生。及紹興四年。丁程孺人內艱。朱子生已五歲矣。朱子四歲時。嘗指日問韋齋

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曰附韋齋異之於是任道之志益之以傳道之心遂亦葬程孺人於政和而永爲建人後朱子卒事延平而傳二程之學爲世儒宗皆韋齋之家闇有以啟之也朱子撰獻靖公行狀云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向其立言之旨微矣嗚呼聖賢之孝以能傳道統爲重不徒以能歸故里爲重孝經說孝之終必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中庸數舜之孝首以德爲聖人推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若韋齋者庶幾孔子之所稱歟世於韋齋不歸新安多異說明張氏芹又謂樂其建安山水之勝因家焉故私爲之說而論之如此以

俟後之君子質焉。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濂洛之學。自朱子以前不傳於宣歙。朱子十九歲登第。二十一歲至婺源省墓。其時學未成德未尊。鄉里有從之者程允夫洵。爲朱子內弟。年甫十四。朱子拜其父韓溪翁而見之。僅貽書論詩而已。及純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學成德茂。蔚爲儒宗。再至婺源省墓。鄉人興起而從遊者甚多。婺源則滕溪齋蒙齋兄弟。溪齋名璘。蒙齋名珙。奉其父甫夫先生之命。先一年。通書求教於朱子。純熙三年。朱子歸。執弟子禮受業。有溪齋類稿蒙齋集行世。珙又有朱子經濟文衡前後續三集。汪子卿清卿兄弟。子卿字廷佐。清卿字湛仲。兄弟

俱力學。清卿會以魯論言仁。及五常之性。質疑於朱子。兩致復書。紹熙三年。朱子自閩歸。寓清卿家。嘉其孝。扁其書室曰愛日。

李明齋季札文公歸省墓。季札師之。所著有明齋蛙見錄。仁說。近思續錄。家塾紀聞諸書。朱子語類十六卷。季札所記。歙則吳友堂昶丙申。朱子掃墓歸。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至論。僞學黨作。徒步走寒泉精舍。得朱子親纂四書注纂以歸。所著有易論書說。史評。詩文集等編。海陽則程傳之次卿父子傳之。名先。次卿名永奇。先是傳之遇書於朱子。及丙申旋里。傳之挈子往見。傳之年已七十餘。遣永奇侍歸建陽。踰年而返。次卿有朱子語粹。中和考。格春稿。等編。皆極一時之選。其餘不可考者尚多。歷宋末元明代多名儒。新安之號比於鄒魯。皆足以衍考亭之緒。紹濂洛之傳。而實則丙申再至有以啟之也。大賢桑梓之鄉。過化之地。何其盛與。然其時朱子著述多未成。西銘太極諸解。尚未宣示學徒。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皆成於丙申以後至紹熙元年始刻於漳州今朱子之書巨帙細編家絃戶誦苟能講明玩索而責其身以必行焉又何前賢之不可企而朱子之不可學哉雖無文王猶興是所望於生文公之鄉者

擬朱子荅王雙溪炎論諒闇開講書

王雙溪先生文集有與朱子論諒闇開講書而大全集中無荅書程氏敏政曰世傳雙溪與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豈即謂是耶炘按雙溪此書敷演古義持論甚正且書詞謙抑朱子不容不荅豈荅之而偶軼耶仿束晳補亡之意擬一通補之

雖筆力萎弱不能希文公之萬一或於當日開講之意稍窺見一斑云

惠書陳義甚古臨風三復安敢嘿然竊以爲天子之孝與常人異後代之天子與前代之天子異即前代之天子遭遇非常而禮亦不能一致況茲者壽皇大行太上皇病不能執喪今上以嫡孫承重其所以膺付託之重盡感格之誠者尤非哭泣擗踊區區講明於斂奠虞祔之節文已也我朝最重經筵之典祖宗之成法可師元祐之故事可攷請一一爲足下陳之聞傳所謂斬衰唯而不對雜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皆爲常人言

之若喪服四制所謂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所謂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所謂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皆百官備百物具天子及守土之制非言而后事行身自執事而后行者所能比也後世人主有以日易月者矣有三日五日二十七日後聽政者矣天位至重軍國事至鉅大臣非皆元德之良烏能一以古禮概之商書紀伊訓冏書紀顧命阿衡太保之賢豈不明天子諒闇之制而長言誥誡既非所以仰體嗣王不言之隱且與臣下百不文之旨大相乖戾何與盖成湯既歿外丙仲壬立二年四年而崩天步艱難國家多難阿衡忠愛之忱發於中之不能自

已召公懲武庚之禍故於康王正位之始鄭重以曉示天下而康王之誥諸侯委曲詳明亦大非古者不言之例此皆時與勢爲之雖三代之君臣不能以一致者也自古帝王之學無不由致知格物入者而物則民彝之訓具存於經故聖帝明王必隆重師傅敷求經訓以涵養其德書缺有閒不能多徵若大戴禮武王踐阼受師尙父之丹書乃經筵之權輿也後漢宣帝之詔石渠章帝之講白虎唐元宗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尙有古意我朝太祖建隆三年召宗丞趙孚講易開寶三年召王昭素講乾卦仁宗英宗踵而行之且於諒闇開講而尤莫盛於

哲宗之朝斯時太皇太后以神母聽政司馬光呂公著皆一時大賢起伊川程先生爲說書於是元祐之治稱極盛焉考神宗崩於元豐八年三月甫踰月卽自揚州召呂公著爲侍讀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乙亥詔執政侍臣講讀及元祐元年三月程先生至闕其講益勤而精彼溫國諸賢豈不識諒闇開講前古未之聞乎良以親師重道養成君德本朝之家法固如是也今上富於春秋代太上皇執喪嗣位壽皇豐功大業纘承至重太皇太后及大上皇兩宮之間盡誠盡孝非特楷範宇宙且將傳之萬世休美無窮豈讀一二卷喪祭之禮能收其

效哉。丞相宗臣謨謀密勿。擇日開講。侍讀黃公文叔。侍郎彭公千壽。中書陳公君舉。皆以端人正士。碩德老成。極經筵之選。此千載一時。似不得以開講清閑有妨哀慕為疑也。某以疏遠藩臣。誤蒙天恩。召赴闕下。且畀以待制侍講美職。力小任重。已拜疏固辭。不敢冒進。（年譜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九月再辭。）然必謂諒闇不當開講。則某未之敢聞也。

附王雙溪與朱子書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指揮增置講讀官。（析按八日。係六日之誤。宋史紹熙五年八月己丑朔。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己丑至甲午實六日。）且於中

旬擇日開講.析按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教正闕失.壬寅係八月十四日.夫始初清明.崇尚儒術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若曰軍國之事.不可以不公自聽斷.則公除而聽政.亦勢不得已焉爾.服釋於外.哀存於內.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又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況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

官以備顧問喪祭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可也一日萬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內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淸閒之燕炎爲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可攷漢唐之事亦不足證不識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析按燮溪生於紹興八年小朱子六歲何足以識禮然待制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幃之長炎爲是有請焉乞賜垂敎以開所疑

祝和甫易簀辨不可信說

朱子易簀時事以蔡九峰先生夢奠記爲最詳且核蓋朱子

卒於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九峰以初二日晚卽至考亭時
諸生在滄洲精舍惟九峰宿樓下書院朝夕密邇朱子故所
見最眞至於年譜行狀之作皆係追記之筆不如九峰之一
一得自目睹者爲有據也乃祝和甫穆藝文類聚有朱子易
簀辨一篇忽生異議謂年譜紀載失實於是後人添纂年譜
者改從祝氏與夢奠記不合和甫雜博之學文章之士好爲
異議以新人耳目學者信祝氏何如其信九峰也茲詳說之
列於左
夢奠記云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諸生退先生作范伯

崇念德書托爲禮書且爲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拾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扰檢巢氏病源初九日午刻逝

易簀辨云先生疾革惟仲子監酒公侍次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倘力疾塗竄一二字皆拳拳以編輯禮書爲屬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按視所見年譜與夢奠記

同而稍異者黃范次弟今所行年譜皆先季子而後黃范則從祝氏改矣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疏之序乎竊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

炘按祝氏此辨其謬有三朱子作書在初八日易簀在初九日事隔一日夢奠記年譜行狀皆同而祝氏謂作書畢纔扶就枕而逝此其謬一也作書次第朱子本無成心意之所及即便為之有何親疏之序而妄引第五倫事以逞辨擬不於倫此其謬二也謂范伯崇書非朱子自作乃文之代書九峰

是時在旁不容不見而無一語及之此其謬三也至於勉齋
行狀所云手爲書屬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
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者朱子與勉齋書云人還知已至三
山又知投學次第人益信向凡百更宜勉力此行狀所謂勉
學也又云禮書並望參攷條例以次修成此行狀所謂修正
遺書也二事皆勉齋自道故以作已書居後已與念德皆門
人故又先念德而以門人貫之別出與敬之書故曰屬其子
在與門人云云此則其行文之法當如是非代朱子爲親疎
之別也若如易簀辨所云則黃書在第二范書在第三行狀

所述仍不得其實不亦自相矛盾乎

夢奠記云先生午初刻逝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頹木壞者與

年譜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易簣辨云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哳爲洪濤捲去數百尺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并見於易簣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爲是歲則可紀實矣

炘按祝氏此言可謂似是而非矣夢奠記所云破屋拔木崩山諸事卽就朱子所遷居之考亭言之九峰先生非妄語者豈有不得之目睹而爲是誇大之語且朱子亦何必藉此爲重輕也祝氏所云故宅自指五夫里而言五夫里爲劉氏之宅朱子旣已遷居卽與朱子無涉非婺源韋齋先生之故宅可比天亦何必示異於五夫乎昔韓忠獻公之薨前一夕大星殞於治所陳正獻公之薨是日地震明薛文淸公之薨是日雷雨震屋哲人之萎彼蒼往往示異何近怪駭聽之有婺源江愼齋永修縣志遂依祝氏改是日爲是歲亦可謂惑於

其說矣。

又按以上二條年譜皆本之夢奠記。祝氏非不見夢奠記者乃不駁蔡氏而駁年譜。豈以蔡氏之言得之目睹。實不可駁故但駁年譜。使後人不見夢奠記者。相傳以爲紀實之言歟。

　㶚辨行狀年譜

夢奠記云。初九日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平明。精舍諸生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肎

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枕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口氣息漸微而逝

行狀云翼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按夢奠記云初八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相率下堅苦功夫行狀爲之初九似誤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康熙戊午吳良樞所刻年譜同紫陽書院中施虹玉所輯年譜閩中所刻年譜皆同夢奠記

炘按勉齋之行狀非得之目睹似不如仲默親身侍疾之確

仲默明云初九日先生卽不能言可見疎略二字未必出於朱子之口且純用儀禮亦非後世所能行則參用之首月必不誤也

坿考改大學誠意章

夢奠記行狀年譜皆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江氏永曰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

炘按更有一證朱子紹興五年冬十月辛丑受詔講大學大全集經筵講義中大學聖經注亦作一於善與今本必自慊

異而與儀禮通解同則所改者必此三字又何疑乎

及門婺源董惠春校字

跋

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述朱質疑一編集朱子之大成自是編出朱子之學不惑於異說不迷於歧途內聖外王巨細畢舉學者由是得門而入雖升堂入室不難矣夫子司諭我婺本身教爲言教以表彰人倫振勵風俗爲首務數載以來好學敦行之士莫不爭自濯磨是編留青百世讀之而興起者必多敎澤之遠正未有艾清躬蒙培植平生妄有論箸夫子誘掖奬勸進諸西山老友之列深自慚懼無以窺見美富爰附數語以誌私淑之意云歲在壬子星江門人蕭江清謹跋時年七十

跋

右述朱質疑十六卷吾師當塗夏弢甫先生所箸也先生家學淵源尊甫徵君朗齋公司訓吾郡今已崇祀名宦崇祀鄉賢世共見聞矣先生恪遵先訓所學以朱子為宗教人省重倫紀忠孝節烈闡揚不遺餘力下逮民生日用靡不殫心究暢總以根極理要端正厥趨為主竊謂道之充塞於天地何所不有家自為學人自為師百喙爭鳴歧之又歧泛濫無歸鮮不覆溺先生愳之以為人心陷溺卽世道蕪張況士首四民尤愼趨向故出其平日所服膺朱子者為指南之車顧世知尊奉朱子矣往往

空心枵腹嚮壁虛造老生常談不足以闡明道奧先生於朱子全書與凡諸子百家之關涉朱子者學術早晚著述同異師友淵原出處節目莫不參互攷訂捃討原流疏通證明一一皆有顯據近世致力於朱子之學者當湖陸清獻公而後惟寶應家白田編修咸推有功而此編尤明辨以晳雖以焕奎闇昧循首訖尾諷誦紬繹亦時時昭若發矇況高明讀之有不怡然渙然者哉孟夫子之言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書息邪距詖放淫凡以正心而已心之趨向既端自無迷惑彼貪常嗜瑣別驚橫騖皆足以病心掃除而

廟清之先生之功豈不偉哉夫朱子之道俟之百世而不惑則是編所發明亦卽俟之百世而不惑也豈獨吾鄉人士所當奉爲圭臬乎咸豐二年歲在玄黓困敦日躔壽星之次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星江門人王煥奎謹跋

跋

枌榆蔭密幸生長緋塘虹井之鄉樗櫟材膚逾感荷化雨春風之澤韋考亭之道脉大儒肇有千秋祝函丈之心傳小子沓惟一瓣溯自松巖萃秀仁里爰居郿嶽降神哲人迺毓符景星慶雲之瑞垂象九霄擷經腴史液之精著書萬卷端其趨嚮遠則循山左魯鄒審厥淵源近則稟河南伊洛鹿洞鵝湖之地緣會友而勉礎磨講筵秘閣之匯思格君而抒論議立社倉免丁絹野悉起夫歌謠按郡吏厲宰臣朝益推夫風采畢生品學誠英與京蓋世聲名於何有聞詎謂叩寂談空近虛無者入於禪釋

分門別戶肆攻擊者染於黨邪窮高極遠務穿鑿者溺於支離好異喜新逞聰明者矜妄誕九齡借子靜詩詞具在齟齬彌多林栗與胡紘疏草猶存詆排轉力是非顛倒洩私憤以作公評誣謗沸騰辨眞修而名僞學在羣小豪無顧忌至奴烏足重輕奈後生嘖有煩言附和尤堪痛惜茲際

崇道右文之代正屬尊賢重士之辰使非曲證旁參用以析疑徵信夫安見人稀曲學而得俾世絕歧趨乎吾師夏弢甫先生於是慨然有思恬然若喜喜望紫陽之桑梓筮仕是邦思窮發潛之津涯導迷此日舊聞可考層樓不少藏書遺緒重尋一鑑

非無活水爰發凡而起例倍提要以鉤元悉振槧之辛勤引迴
瀾爲已責包羅六七百載事篇聊匯夫述而賅括十二萬餘言
明爲慚夫述者或述其編摩之歲月或述其槀本之異同或述
其意趣之指歸或述其採掇之姓氏或述其居官之政績或述
其入告之謨猷或述其譜系之厥由或述其師資之所自或述
其正人之契合或述其俗士之訾議若網之在綱焉有條不紊
如玉之就琢也無玷復闡體大思精結構宛昌黎之範慮周藻
密經營直平予之班以之嘉惠藝林洵爲盛事以之闡揚徽國
允列功臣巍乎功成美哉觀止雖咨諏咨度法詩之五善於使

臣且嗚謙撝謙象易之六爻於君子然聽疑情之稍書更何疑

義之待稽琳供職京華久暌絳帳追思曩昔常侍緇帷早承珍

席之提撕旋樂珠船之寄贍睹葭霜而托詠首恰頻搔斷徽露

以開編手幾難釋謹勞子墨遙申贊歎之忱仍冀賓鴻屢引訓

詞之示咸豐歲在壬子季秋月中澣星江門人程珮琳謹跋

跋

儒者之學所以明道也道之不明雖博極載籍與俗學無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明孔孟之道得周程張朱而明而朱子尤集其成舍朱子而求至孔孟之域猶杭斷港絕潢而欲至於海其可得乎今取士之途一宗朱子薄海內外罔不誦習朱子之書矣然以是爲科名進取之階而無與於身心克復之實名爲宗之而陰違之又其甚者挾爭奇好勝之心高者入虛無卑者矜博雜反若朱子猶未足以盡道是人心世運之患也吾師當塗夏殷甫先生平生講學恪守朱子以爲造道之的司諭吾邑實

爲朱子發祥之鄉嘗與人言此彈丸之邑幸克秉鐸或非無故而得與學者言必依於朱子娓娓諄諄未嘗或倦口所不盡筆之於書此述朱質疑之所以作也其書分十六卷先生所尤致意者爲前五卷據答江元適書包揚錄定朱子出入二氏者凡十一年辨答薛士龍書先生君子句之生字二十餘年句之二字皆爲羨文而後二書所云若合符節向來一切轇轕之處劃然不紊又辨從遊延平受中和未發之旨久而未達者由言敬字不分明之故中和舊說認必爲已發者由延平觀氣象求未發之言有以啓之往問張南軒從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又緣

認心爲已發之故皆與禪陸之學渺不相涉已丑一悟悟於程子之遺書貫悟於遺書中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凡文集所載已發未發說荅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第一書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程子觀養說荅程允夫書皆已丑一時之言非先生造道之深體道之切烏能剖析精微若是哉先生每謂士人辭受出處乃立身大節此處一苟則將來功業必不能與古人頡頏朱子歷事四朝凡授一官進一秩必再三辭謝而後拜命稍不以道便潔身明志無所瞻顧乃孔孟以來相傳家法作朱子難進易退譜一篇以爲枉尺直尋之戒先生關心民瘼與

學者言最喜程伯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數語以爲隨分隨地皆可有益於世況身膺民社者乎朱子一生仕於外者僅九載自主簿同安外或以數月或以年餘去官而其實惠及民之政卓然不可磨滅作朱子外任政績記上下二篇使學古入官者有所取法其餘考訂朱子著述之同異師友之淵源後世異學諸儒之議論皆足以扞掫吾道屏斥異端自來發明朱子之學未有博大精深如是之盛者也先生著述宏富此編尤流播士林博士福堂先生纂集同人先付剞劂謂恩政曾與聞纂述之意屬撮舉梗槩以諗同志恩政之 先王

父與先生尊甫　名宦公爲同年友　先君子又與先生之弟
謙甫明府同登辛巳鄉榜三世交遊至深且渥恩政年踰弱冠
便親承謦欬二十餘年耳濡目染得於學術行誼者較他人獨
多故敢僭論其書之旨趣以綴諸簡末云星江門人汪恩政謹
跋

跋

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康成釋國故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若是乎聖賢所生之地其地之人遂以聖賢增重如此我婺源之有朱子猶唐虞之有夔伯夷周之有周公魯之有孔子也然而朱子之經注列在學宮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騰其新說數典忘祖厥咎安辭吾師殷甫夏先生隸籍吾邑以爲是乃朱子桑梓之邦禮之所謂有國故也於是出其平日之私淑朱子者以勗我邑人成述朱質疑十六卷凡朱子平生學

術之次第師友漸被之淵源出處辭受之節目政事設施之紀綱罔不會萃折衷確有依據而其尤致辨者在別白衆說以定一尊使學者無適越北轅之患先生之干城朱子於是爲大而爲朱子之鄉人尉於是爲深昔思文后稷詠家室者必曰有部生甫及申詠降神者必曰維嶽爲聖賢所生之地慶即爲與聖賢同生斯地之人慶禮之所謂有國故者非即詩人之意也耶先生是編雖不專爲婺之人作而實專爲婺之人作婺爲朱子之鄉苟鄉之人數典而忘其祖無怪乎天下讀朱子之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好勝之士反得騰其新說也

然則我婺之人其所以承朱子之統緒而無負先生之砥礪者能無讀是編而興起也乎廸倖與計偕悤悤北上適是編梓成謹推國故之義附誌簡末以質諸函丈云壬子冬月門人王友廸謹跋

跋

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行聖賢之行莫不從讀書始斷斷然矣然舉天下讀書者無人不讀子朱子之書究何人善讀子朱子之書無人善讀子朱子之書卽又何人敢述子朱子之書非不敢也影響者廓臆斷者誣依傍門戶者陋別闢畦徑者妄以是爲述不如不述之愈也故自陸清獻王白田二公後鮮有嗣音今讀述朱質疑前七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與箸作成書之歲月精心鉅眼如水銀然無孔不入如日月然容光必照所以防歧趨而端始念者其卽孟子息邪說之旨與中三卷述

朱子同時諸賢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與朱子以後諸賢負穎異之質挾好勝之心擇精語詳如懸鏡然媸妍自別如平衡然錙銖不爽所以辨異說而別眞修者其卽孟子放淫辭之旨與後六卷述朱子立朝大節外任政績及事親交友與平生謀事明體達用如登岱然示衆山在所宗卬如觀海然示衆流在所歸宿所以黜霸功而崇王道者其又卽孟子距詖行之旨與於戲自朱子至今六百有餘歲矣不謂集朱子之大成者而竟得之吾師也竊嘗謂鄉黨一篇是聖門諸弟子爲孔子繪像凡飲食起居聲音笑貌自中形外畫所不能到者筆一一形容以出之

而是編之於朱子亦然夫乃知吾師之善述吾師之善讀也非
惟吾師一人之善讀而能使人人守是編將如吾師之善讀非
惟使人人善讀一朱子之書而并能使人人推是編之讀法以
善讀凡所當讀之書微哉吾師之心深矣美哉吾師之教養矣
偉哉吾師之功遠矣是編出大見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夫復何
疑去年冬吾師以述朱質疑四字命式作篆書以顏是編故得
讀是編而不覺如瞽發矇如聾啓聵竊歎其感觸人之聰明也
甚捷今又以讀詩劄記詩章句攷詩樂存亡譜朱子集傳校勘
記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學制統述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六書轉

注說賈長沙政事疑攷補明陶主敬先生年譜學禮管釋景紫堂文集共書十二部命式篆其額雖以式之敏不及人而屢蒙不棄於函丈又安禁不如飢如渴殷殷然願徧讀諸刻爲快也

咸豐癸丑秋七月既望星江門人程式謹跋

述朱質疑後跋

世之習漢學者動詆宋學爲空疏尊宋儒者又以漢儒爲佔畢其實二者道同一貫兩不相妨賈董鄭服不獨淹通淵博即其立品植行亦稱一代醇儒宋之濂溪伊洛橫渠諸大賢直接道統至我考亭朱夫子於書無所不讀闡揚聖功發揮王道更所謂集大成者而考亭一生精神所係命脈所依則尚不在此其優入聖域追蹤孔顏所有經濟之宏通學問之賅博皆不過出其緒餘耳謙自髫齡隨侍 先光祿公於安徽督學節署得授書於當塗 夏弢甫夫子蒙日課以四書朱註並讀小學口講

指畫一以紫陽爲宗維時先光祿公按臨列郡　先太夫人已
篤疾在床雞初鳴即呼讓起就塾諭之曰爾今得名師須努力
勿懈以期學成箇人吾即瞑目無憾矣讓涕泣受教不敢稍怠
惜爲日未久先太夫人即下世讓讀禮輟業尋又抱病累月隨
扶匶北上遂與吾師遠離嗣讓以弱冠之年倖成進士西曹習
律鞅掌簿書於舊業不學將落幸我師以公車應試恒往來於
南北之間先光祿公每延致蕭齋下榻仍令讓得以朝夕追隨
親承辟咡如是者又十餘載每聆緒論必以做濂朱子爲勗讓
獨覺有所遵循所學亦漸滋暗長後以愚戇獲咎待罪嶺南蒙

朝廷寬大之恩僅以左遷鐫級投閒置散餬口四方索筆奔馳依人作計與吾師不得通音問者垂二十年許矣茲者攘臂下車仍爲馮婦分郡於嘉興之乍浦浙繳接壤因得遞達稟函往返商推言之不足且長言之今歲夏又蒙以所著詩禮文集及述朱質疑各刊本郵寄益徵在遠不遺誨人不倦謙盥薇細讀昭若發矇迴首立雪程門依然昨日撫今追昔涕下沾襟謙於吾師之學雖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惟敬讀述朱質疑一編而竊爲吾道幸也伏以我

朝之尊崇孔孟超越古今即隆重考亭亦爲元明前代所未有

人人心中有一孔孟卽人人心中有一考亭而世之詆毀考亭者正昌黎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惟讀來諭所云不惟與之立異者爲人心風俗之害卽篤信朱子之學而豪釐之差謬以千里形於學術施於政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篇辨別絲具苦心欲急索解人不可猝得讓雖不敢自謂解人而猶憶昔年在塾時曾舉閻氏潛邱劄記內兩語以示讓有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考亭仲尼如長夜讓今更爲之進一說曰天不生吾師將考亭亦如長夜是吾師有功於考亭卽有功於洙泗正不獨檀弓辨誣一書足以干城名教也至攷

究漢學之淵深著作古文之淹雅則已有諸同人之各跋在讓
莫能贊一辭矣
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季夏之月
賜進士出身
賞戴花翎候選道補用府浙嘉乍防同知瀦河門人白讓卿謹
跋

述朱質疑後跋

朱子之學直接曾鄒乃金谿敵之於前姚江攻之於繼而近日考据家復操戈相向夫陸王以禪學攻正學猶曰異端不同道也至考据家同在一室之內而披爬瑣屑拾朱子所已究及而姑舍之者以詆朱子譬則子弟侮父兄奴僕叛家主尤堪詫異者矣朱元以來尊信朱子者莫不力持正論塞距邪詖雍乾中吾鄉汪雙池先生深入顯出大聲疾呼其保衞朱學宗傳直如孟子之於孔子至矣然其言直從天人性命大本大源處發揮後學或未能遽窺其所以然而不悉其層累曲折之故嘗塗

夏弢甫先生著述朱質疑十六卷節解目疏條分縷析事必徵
實鉅細兼該成學之士既總會其立言之旨後生小子亦可得
其從入之途天下不可無此書朱子故鄉尤不可無此書也然
則先生之官婺源眞爲不虛行婺源之得先生司鐸亘非偶然
矣昔先大父師事雙池先生於朱門有淵源一脈之義小子泛
濫半生晚乃知歸一是讀先生此編不禁感愧交并云同治甲
子季夏月後學余龍光謹跋